

河南通志

河南通志卷之五十一

人物一

豫州居天下之中自昔人文淵藪其在商周則伊尹
仲山甫之徒聲垂簡策炳如日星春秋列國名卿有
國僑遽瑗之倫孔門賢哲則端木師商之侶魁儒碩
人磊落相望自兩漢而後迄於有明則龍門扶風以
下之紀述蜚英聲騁茂實先典攸高風流彌邵人倫
之表可考而知也夫嵩屏河帶嶽峙瀆流扶輿清淑
之氣必有所鬱鍾唐杜佑所稱地居土中物受正氣
陰陽風雨和會之餘孕奇毓秀固理之自然也
聖朝德教涵濡長養成就多士克生雲蒸霞蔚我

皇上培植人才菁莪棫樸之隆千古未有倫比彬彬乎德
行道藝之盛執簡者將大書特書不一書焉志人物

總部

夏伯靡姬姓蓼人皐陶後初夏后相爲羿所逐居商丘
依同姓諸侯斟灌斟鄩氏及寒浞殺羿靡奔有鬲氏
浞使過澆殺斟灌以伐斟鄩滅夏后相后緒方娠逃
出自竇歸有仍而生少康少康長居綸有田一成有
衆一旅能布其德而光其謀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
燼滅浞而立少康復禹之績不失舊物

商伊尹名摯古莘川人耕於莘野湯以幣三聘之始幡
然起伐夏救民以天下爲己在太甲時居阿衡之位

作書以訓王卒沃丁瑩以三公之禮子陟相太戊
箕子紂諸父紂始爲象箸箕子嘆曰彼爲象箸必爲
玉杯爲玉杯則必思遠方珍怪之物而御之矣與
宮室之漸自此始不可振也紂果爲淫泆箕子諫不
聽或曰可以去矣箕子曰爲人臣諫不聽而去是彰
君之惡而自悅於民吾不忍爲也遂被髮佯狂爲奴
微子啓帝乙長子紂庶兄啟見比干死乃曰父子有
骨肉而君臣以義屬故父有過子三諫不聽則隨而
號之人臣三諫不聽其義可以去矣遂去及武王克
殷復微子之位後封於宋弟微仲嗣

商容衛人殷之賢者紂棄不用隱太行山及周師入

見畢公至商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視其爲人
嚴乎將有急色故君子臨事而懼見太公至民曰是
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視其爲人當敵將衆威嚴自倍
見利卽前不顧其後故君子臨衆果於進退見周公
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其人忻忻休休志在除賊
是非天子則周之相國也見武王至民曰是吾新君
也容曰然聖人爲海內討惡見惡不怒見善不喜顏
色相副是以知之武王旣克商命爲三公容固辭不
受及卒王使畢公表其閭

周申伯周卿士出封於謝尹吉甫爲之賦崧高事讎封

建志

仲山甫周之樊侯當宣王中興時仲山甫與申伯
之周人愛之而賦蒸民

單襄公名朝周卿士定王使襄公聘宋過陳見其川
不梁田不闢及陳見靈公與孔寧儀行父南冠以如
夏氏留賓不見歸告王曰陳侯不有大咎國必亡夫
川無舟梁是廢先王之教也民罷於逸樂是棄先王
之政也賓過於陳而司事莫至是蔑先王之官也帥
卿佐而淫夏氏棄衮冕而服南冠是又犯先王之令
也有此四者其能久乎既而靈公弑於夏氏楚入陳
劉康公定王母弟亦曰王季子食采於劉簡王八年
使康公會晉侯伐秦成子受賑於社不敬康公曰民

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燔戎有受脰神之大事也。今成子惰棄其命矣其不返乎。肅公果卒於瑕。

劉定公名夏周大夫景王四年虢之會景王使定公勞趙孟於潁館於洛汭。劉子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微禹吾其魚乎。子盍亦遠績禹功而大庇民乎。對曰老夫罪戾是懼焉能恤遠。吾儕偷食朝不謀夕何其長也。劉子歸以語王曰趙孟將死矣爲晉正卿以主諸侯而儕於隸人朝不謀夕棄神人矣。神怒民叛何以能久。趙孟不復年矣。是年冬趙孟適南陽遂卒於

溫

老子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芒縣曲仁里人景王時爲周藏室史孔子適周問禮於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蓽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孔子去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遊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爲網遊者可以爲綸飛者可以爲矰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今見老子其猶龍乎老子修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爲務居周久之去至函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強爲我著書於是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

五千餘言而去莫知所終

春秋

鄭穎考叔鄭人爲穎谷封人聞鄭莊公以叔段故寃母於城穎誓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考叔聞之因有獻於公公賜之食食舍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矣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公曰爾有母遺緊我獨無語之故而告之悔考叔曰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公從之遂爲母子如初君子曰穎考叔純孝也愛其母施及莊公

原繁鄭人爲大大鄭厲公旣返國謂繁曰寡人出伯父無裏言入又不念寡人寡人憾焉對曰先君桓公

命我先人典司宗祏社稷有主而外其心何貳如之
苟主社稷國內之民其誰不爲臣臣無貳心天之制
也子儀君鄭十有四年矣而謀召君者庸非貳乎莊
公之子猶有八人若皆以官爵行賂勸貳而可以濟
事其若之何臣聞命矣乃縊而死

叔詹鄭之公族與堵叔師叔爲鄭三良文公三十六
年晉公子重耳過鄭公弗禮叔詹諫弗聽因請殺之
以絕後患亦弗聽及重耳返國興師伐鄭鄭人請成
弗許曰予我詹而師退鄭人以詹予晉晉將烹之詹
曰初鄭棄禮違親臣曰不可今禍及矣尊明勝患智
也殺身贖國忠也乃就烹據鼎而號曰自今旣往智

忠以事君者與詹同文公命釋而歸之

燭之武鄭人爲大夫魯僖公二十九年晉師秦師圍鄭佚之狐曰國危矣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師必退使往見秦伯曰秦晉圍鄭鄭既知亡矣若亡鄭而有益於君敢以煩執事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焉用亡鄭以倍隣隣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鄭以爲東道主行李往來共其困乏君亦無所害秦伯悅與鄭人盟而戍之乃還

弦高鄭人鄭穆公時高見鄭爲秦晉所逼乃隱而爲商秦穆公使孟明襲鄭師過周北門高市於周遇之乃以牛十二犒鄭伯之命以犒師且使遽告于鄭秦

知鄭之有備也乃還師後鄭穆公以存國之賞賞高
辭曰詐而得賞鄭國之政廢矣爲國而無信是敗俗
也賞一人而敗一國智者爲之乎遂以其徒徙東夷
終身不返

罕虎字子皮鄭人子展之子嗣爲卿外寬內明好善
而明于任人授政子產子產辭曰國小而偏族大寵
多不可爲也子皮曰虎帥以聽誰敢犯子子產是以
能爲鄭國及卒子產哭之曰已矣吾無與爲善矣

國僑公孫氏字子產旣受政乃使都鄙有章上下有
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從政一年輿人誦之曰取我
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

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
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及卒孔子聞之出涕曰古
之遺愛也

游吉卽子太叔鄭人繼子產爲政不忍猛而寬鄭國
多盜取人於萑苻之澤太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不
及此魯昭公二十五年諸侯以王室之故會於黃父
趙簡子問揖讓周旋之禮太叔對曰是儀也非禮也
吉聞先大夫子產曰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
行也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故人之能自曲直以赴
禮者謂之成人簡子悅召陵之會太叔還未至而卒
簡子哭之曰黃父之會夫子語吾九言曰無始亂無

怙富無恃寵無違同無敖禮無驕能無復怒無謀非
德無犯非義

公孫段字伯石鄭人爲大夫簡公二十七年伯石相
公如晉甚敬而卑禮無違者晉侯嘉焉授之以策曰
子豐有勞於晉國余聞而弗忘賜女州田以胙乃舊
勲段受策以出君子曰禮其人之急也乎伯石之汰
也一爲禮於晉猶荷其祿况以禮終始乎

馮簡子公孫揮裨諶俱鄭人簡子及諶爲大夫揮爲
行人簡子能斷大事揮能知四國之爲族姓班位貴
賤能否而又善爲辭令裨諶能謀適野則獲鄭國將
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爲於子羽且使之多

爲辭令與裨諶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太叔使行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

馮蔑字然明鄭人爲大夫晉侯初嬖程鄭使佐下事靈公二十年子羽聘晉程鄭曰敢問降階何由子羽不能對歸以語然明然明曰是將死矣不然將亾貴而知懼懼而思降乃得其階下人而已又何問焉明年鄭果卒子產始知然明問爲政焉對曰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鹵之逐鳥雀也子產喜以語子太叔曰他日吾見蔑之面而已今吾見其心矣鄧析鄭人好刑名當子產之世數難子產之法獻公

十三年駟歛爲政乃殺析而用其竹刑君子謂子然
於是乎不忠夫用其道不棄其人詩云蔽芾甘棠勿
剪勿伐召伯所茇思其人猶愛其樹况用其道而不
恤其人乎子然無以勸能矣析生平著論四篇名曰
鄧析子

列禦寇鄭人隱居不仕鄭穆公時子陽爲相或有言
曰禦寇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爲不好
士乎乃遺粟數十乘禦寇再拜而辭之入見其妻妻
曰妾聞爲有道之妻子皆得佚樂今有饑色君過而
遺之食又不受豈非命哉禦寇笑曰君非自知我也
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於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

吾所以不受也居一年鄭人殺子陽其黨皆死禦寇安然獨全終身不仕著書八篇號曰列子

公孫黑肱字子張鄭大夫以疾歸邑於公召室老宗人立段而使黜官簿祭祭以特羊殷以特牢足以供祀盡歸其餘邑曰吾聞之生於亂世貴而能貧民無求焉可以後亾器共事君與二三子生在敬戒不在富也及卒君子曰善戒詩曰愼爾侯度用戒不虞子張有焉

〔僞〕武公名和克修康叔之政百姓和樂及狄入周將兵往佐王以功進爲公年踰九十猶修德不倦作賓筵抑戒以自警國人爲之賦淇澳